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三十七卷目錄

宗藩部彙考二十九

周十二

衛三

官常典第三十七卷

宗藩部彙考二十九

周十二

衛三

景王二年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按春秋襄公三十年 按左傳三十年夏五月甲午

宋大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

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佺鄭罕虎及小

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

景王三年衛侯如楚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冬十二月北

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投廷

勞於棠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

馮簡子與子太叔送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

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

之有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

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

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

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

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

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

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

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

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

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

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

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

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

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

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

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

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

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

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

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

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

下謂之有威儀也

景王四年春正月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

魯叔孫豹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

人曹人會于澶

按春秋昭公元年 按左傳元年春正月乙未會于

澶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

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

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

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

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

憂子暫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

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慙矣陳公子招曰不

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

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其而已晉樂王黻曰

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

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黻字而敬子與子家持

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

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

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

物其是之謂矣

景王五年春晉侯使韓起聘于衛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昭公二年春韓宣子聘于衛

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景王九年夏宋華合比奔衛

按春秋昭公六年 按左傳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太

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

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

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景王十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

侯惡卒子元立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按春秋昭公七年 按左傳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

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

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

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

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

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

憂子暫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

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慙矣陳公子招曰不

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

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其而已晉樂王黻曰

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

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黻字而敬子與子家持

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

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三十七卷目錄

宗藩部彙考二十九

周十二

衛三

官常典第三十七卷

宗藩部彙考二十九

周十二

衛三

景王二年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按春秋襄公三十年 按左傳三十年夏五月甲午

宋大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

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佺鄭罕虎及小

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

景王三年衛侯如楚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冬十二月北

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投廷

勞於棠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

馮簡子與子太叔送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

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

之有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

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

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

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

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

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

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

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

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

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

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

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

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

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

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

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

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

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

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

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

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

下謂之有威儀也

景王四年春正月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

魯叔孫豹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

人曹人會于澶

按春秋昭公元年 按左傳元年春正月乙未會于

澶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

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

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

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

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

憂子暫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

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慙矣陳公子招曰不

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

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

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

憂子暫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

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慙矣陳公子招曰不

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

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其而已晉樂王黻曰

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

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黻字而敬子與子家持

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

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

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

物其是之謂矣

景王五年春晉侯使韓起聘于衛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昭公二年春韓宣子聘于衛

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景王九年夏宋華合比奔衛

按春秋昭公六年 按左傳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太

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

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

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景王十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

侯惡卒子元立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按春秋昭公七年 按左傳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

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

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

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

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

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

憂子暫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

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慙矣陳公子招曰不

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

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底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時曰鵠在在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囑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錡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之歲嬖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長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元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縶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人民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
景王十二年春衛趙釐會楚子于陳
按春秋昭公九年趙釐不書 按左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釐會楚子于陳
景王十四年秋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魯季孫意如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會于厥慙
按春秋昭公十一年 按左傳十一年春二月楚子在申召蔡靈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襲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夏楚師在蔡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
景王十五年夏衛侯如晉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昭公十二年夏齊侯衛侯曹伯如晉朝嗣君也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靈公五年朝晉昭公
景王十六年秋劉子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按春秋昭公十三年 按左傳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耶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鄭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于產以帷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天於衛地叔紂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

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肸者讀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師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則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與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甲戌同盟于平丘令諸侯日中造於除癸酉退朝
景王二十一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按春秋昭公十八年 按左傳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

廷氏之庫以望之曰朱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景王二十三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繁

按春秋昭公二十年 按左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
之司寇與鄭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
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
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
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
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
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
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
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
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
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寅戈於車新以當門使一
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乘及閭中齊
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
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閭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
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馳乘於公公載寶
以出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
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
出黃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皆從寶出
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於衛既出聞衛亂使請
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
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
無所辱君命寶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
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昭臨敝邑鎮撫
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
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寶將振主

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
辱從者敢辭寶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足
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
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
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
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
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飭出奔晉閏
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
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於齊且言
子石齊侯將飲酒偏賜大夫曰三子之教也苑何
忌辭曰與於青之實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食君賜以干先王琴張
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
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
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按穀梁傳秋盜殺衛
侯之兄輒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
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疾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
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禁楚謂之亂衛謂
之輒輒反女

景王二十四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
里以叛衛公子朝救宋
按春秋昭公二十一年救宋不書 按左傳二十一
年夏五月華氏以南里叛冬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
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施何忌衛公子朝救宋
丙戌與華氏戰于楮丘
敬王三年夏晉趙鞅宋樂大心魯叔詣衛北宮喜鄭
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黃父

按春秋昭公二十五年 按左傳王子朝之亂二十
四年夏六月晉范獻子與韓宣子圖之徵會於諸侯
期以明年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
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戊辰曰明年將納王
敬王五年秋晉士鞅宋樂祁鯀衛北宮喜曹人邾人
滕人會于扈

按春秋昭公二十七年 按左傳二十七年秋會于
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
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
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
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
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
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
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
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
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
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
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
國而以難復

敬王十年冬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魯仲孫何忌
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
周
按春秋昭公三十二年 按左傳三十二年冬十一
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
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魏彪侯曰魏子必有大咎
千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沉敢千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

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切溝洫土方
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
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
爲成命

敬王十四年春三月劉子晉侯宋公魯侯蔡侯衛侯
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國夏會于召陵侵楚夏五月盟于皐
鼬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按春秋定公四年 按左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
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
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
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
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
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
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
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
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
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
社稷之常謀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
軍行祇社稷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
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長弘曰聞諸道路不知
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長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
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親之則尚德也昔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
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
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

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
法則周公用卽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
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
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
以大路少帛綈旂旄旌大呂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
氏錡氏樊氏饒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
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士以其王職取於相土之
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聘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
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略
密須之鼓闕韋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
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
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
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管蔡啓商甚聞王室王於是
平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
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
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
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
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之昭
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
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
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
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
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說告劉
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名陵鄭子太
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
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
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敬王十六年春二月魯侵鄭不假道于衛
按春秋定公六年不假道不書 按左傳六年春二
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晉靡也往不假道於
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
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
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
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
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
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姬之子唯周
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
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敬王十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
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按春秋定公七年 按左傳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
鹹微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
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敬王十八年秋七月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九月
魯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
濮
按春秋定公八年 按左傳八年夏晉師將盟衛侯
于剌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
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君溫原也焉得
視諸侯將欲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
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
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思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
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語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
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

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于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縻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賈焉何遲之有乃拔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軼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敬王十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按春秋定公九年 按左傳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敵無存之又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薳下東郭書讓登鞏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思猛曰我先登書敵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半衛侯將如五氏上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師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廋媚杏於衛齊侯實鞏彌鞏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皆憤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睨子公實東郭書辭曰彼賈旅也乃實鞏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旆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敬王二十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衛冬齊侯衛侯鄆游

速會于安甫

按春秋定公十年 按左傳十年夏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燭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十三年春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賁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因諸晉陽

敬王二十二年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按春秋定公十二年 按左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敬王二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孔子至衛

按春秋定公十三年 按左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飲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輿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鮒

而告之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鮒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成將爲亂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靈公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

敬王二十四年春衛公叔戌奔魯衛趙陽奔宋夏衛北宮結奔魯齊侯魯侯衛侯會于韋秋衛世子蒯聵奔宋衛公孟彊奔鄭

按春秋定公十四年 按左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孫戌與其黨趙陽奔宋成來奔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孫戌之故也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謀殺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殺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

信義也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靈公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邀謀朝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日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趙氏

敬王二十五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按春秋定公十五年 按左傳十五年夏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罕謀救宋也

敬王二十六年秋齊侯衛侯伐晉淇絕于舊衛

按春秋哀公元年淇絕不書 按左傳元年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按竹書紀年敬王二十六年淇絕于舊衛

敬王二十七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孫輒立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

按春秋哀公二年 按左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鄆不足

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二年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鄆為太子君命

也對曰鄆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鄆不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

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統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

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于般送之土吉射逆之趙

鞅擊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飾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十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于晉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瞻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殺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僕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鄭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太子綬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疆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繫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虞之吏詰之御對曰君作而伏衛太子驕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弓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纛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傳僂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彪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史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議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嘔血鼓音不

衰今日我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鄭良曰我兩朝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朝皆絕

敬王二十八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按春秋哀公三年 按左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敬王二十九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施救范氏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哀公三年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四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施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鞅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郤逆時陰人孟壹口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

敬王三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伐衛

按春秋哀公五年 按左傳五年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敬王三十二年春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按春秋哀公七年 按左傳七年春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出公八年孔子自陳入衛

敬王三十六年冬衛世叔齊出奔宋

按春秋哀公十一年 按左傳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婦嬖于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婦寘於墜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浮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

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

鉅宋公求珠魅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鉅人攻太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郕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愁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太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國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敬王三十七年秋魯侯衛侯宋皇緩會于郕

按春秋哀公十二年 按左傳十二年夏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弊無不標也國狗之與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皇緩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歸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大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歸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敬王三十八年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按春秋哀公十二年

敬王三十九年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按魯史哀公十四年

敬王四十年秋八月晉趙鞅帥師伐衛衛公子孟龜出奔齊

按魯史哀公十五年 按左傳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懷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逼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

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迫孔懷於廟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人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懷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釐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縷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懷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驪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諸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敬王四十一年春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

衛衛侯輒奔魯二月衛子遫成出奔宋

按魯史哀公十六年

按左傳十六年春驪成諸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驪武子告於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通竄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實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駉敢告執事王使

單平公對曰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大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夏六月衛侯飲孔懷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祐於西園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於公請追之遇載祐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祐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禮或以其車從得祐於囊中孔懷出奔宋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太叔僖子不得與

上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太叔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登告太子太子使五人與殺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出公十二年樂寧奉出公輒奔魯孔懷立太子蒯聵是爲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恐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

敬王四十二年春衛侯殺其嬖人渾良夫夏六月晉趙鞅圍衛齊國觀陳權救衛晉師還冬十月晉復伐

衛衛人出莊公與晉平晉立襄公孫般師而還十二月齊人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而歸

按左傳哀公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帳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祖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晉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栾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瓊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瓊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上伐衛未上與齊戰乃還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策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寅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鼈尾衡流而方羊焉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實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郭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藹之公使匠父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除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於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髡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住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

師以歸舍諸潞

敬王四十二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

按左傳哀公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太叔遺元王六年夏五月衛侯輒出奔宋

按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輶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載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初衛人朝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太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投盟季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季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季彌入於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謀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聞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從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

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遺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般師

元王七年夏五月魯叔孫舒帥師合越人宋人伐衛納衛侯輒不克納衛人立公子黔衛人使司徒期聘于越是年齊人鄭人伐衛

按左傳哀公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卑如后庸宋樂茂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愾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氏乃睦於子矣衛師使外州大獲出禦之天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支子使王孫齊私於卑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卑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太子者遂卒於越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衛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兢惟人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立二十二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

注索隱曰按出公初立十二年亡在外四年復入九年卒是立二十一年自即位至卒凡經二十五年而卒於越

按竹書紀年元王七年齊人鄭人伐衛

貞定王 年楚犀首伐黃過衛

按戰國策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悼公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東組三百緇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貞定王十二年晉荀瑤襲衛

按戰國策智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四百壁一衛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一國大懼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功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乃伴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按通鑑前編貞定王十有二年晉荀瑤襲衛還三卿宴於籃臺

貞定王十八衛侯黔卒子弗立

按世宗穆公止五年注云紀年作四

年今依通鑑紀於是年是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

注索隱曰紀年云四年卒於越系本名度世本云敬公費也

按通鑑前編貞定王十有八年衛悼公卒子弗嗣是為敬公

考王九年衛侯弗卒子糾立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注正義曰屬趙也

按通鑑前編考王九年衛敬公卒子糾嗣是為昭公考王十五年衛公子疊弑其君糾而自立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昭公六年公子疊弑之代立是為懷公

按通鑑前編考王十有五年衛公子疊弑其君昭公而自立是為懷公昭公在位六年遇弑

威烈王十一年衛公子類弑其君而自立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懷公十一年公子類弑懷公而代立是為懷公懷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

按通鑑前編威烈王十有一年衛公孫類弑其君懷公而自立是為懷公類敬公之孫也

安王十三年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於濁澤求為諸侯

按通鑑綱目云云

安王二十二年趙襲衛不克

按通鑑綱目云云

烈王三年衛侯類卒子訓立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懷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

烈王四年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

按通鑑綱目云云

顯王七年衛侯訓卒子不逝立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遫立

注索隱曰系本作不逝按上穆公已名遫不可成侯更名則系本是也

顯王八年衛公孫執自魏亡入秦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成侯十一年公孫執入秦

注索隱曰秦本紀云孝公元年執入秦又按年表成侯與秦孝公同年然則十一年當為元年字誤

爾

按戰國策衛執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實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驍刺其傅其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按通鑑綱目顯王八年衛公孫執入秦

目秦孝公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

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從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鞅聞之乃西入秦秦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座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鞅既至秦因變臣景監以求見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孝公大悅與議國事

顯王十二年魯宋衛鄭朝魏

按竹書紀年顯王十二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按是書前後所記凡稱某某者皆釐侯來朝屬魏地故是年四國來朝為朝魏

顯王十四年邯鄲伐衛取漆富兵城之

按竹書紀年云云

顯王十五年宋衛圍魏襄陵

按竹書紀年顯王十五年宋景公孫倉會師圍我襄陵按通鑑綱目十七年諸侯圍襄陵也

顯王十九年王如衛命公子南為侯

按竹書紀年云云

顯王二十三年衛貶號曰侯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成侯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按通鑑綱目顯王二十三年衛貶號曰侯服屬三晉

目初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威則衆謀不進事是而威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聞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子思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顯王三十六年衛侯不逝卒子平侯立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成侯二十九年卒子平侯立

顯王四十四年衛平侯卒子嗣君立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

注索隱曰樂資據紀年以嗣君即孝襄侯

慎親王元年衛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按通鑑綱目慎親王元年衛更貶號曰君

根王三十二年衛嗣君卒子懷君立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嗣君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

按戰國策秦攻衛之蒲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君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効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樗下先生許之以百金樗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修之日久矣願王專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至郕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衛嗣君時齊辟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

用之 衛嗣君病富衛謂股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貪高麗也所用者縹緲罕薄也羣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縹緲罕薄主斷於國而罕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股順且以君令相公子期縹緲罕薄之族皆逐之也

按通鑑綱目報王三十二年衛侯卒

目 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禱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遺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獲己也乃賁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

東周君四年魏人殺衛懷君而立其弟元君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因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爲元君元君爲魏婿故魏立之

注 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

按通鑑綱目己酉年魏人殺衛君而立其弟

夷申年楚趙魏韓衛伐秦敗績衛徙野王是年爲秦考烈王三十二年趙悼襄王十四年魏景王三十二年衛元君十四年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按衛康叔世家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爲東郡

注 索隱曰魏都大梁濮陽黎陽並是魏之東地故立郡名東郡也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二年徙野王按秦置東郡依注在元君十一年爲正

按通鑑綱目秦王政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伐秦至函谷皆敗走秦拔魏朝歌及衛濮陽衛徙居野王壬申年衛元君卒子君角立是年爲秦王政十八年衛元君二十五年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元君二十五年卒子君角立

年表云元君二十三年卒

秦二世皇帝元年廢衛君角爲庶人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爲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絕祀

按通鑑綱目秦二世皇帝元年廢衛君角爲庶人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三十八卷目錄

宗藩部彙考三十

管
周十三
蔡

官常典第三十八卷

宗藩部彙考三十

周十三

管

周武王十三年克商有天下封叔鮮于管使監紂子武庚于殷按武王克商在十三年則封管監紂當在是年

按汲冢周書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

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用大匡

順九則八宅六位寬儉恭敬夙夜有嚴昭質非機

有不明明執於私私回不中中忠於欲思慧醜詐昭

信非展展盡不伊伊言於允思復醜醜昭讓非背背

黨雍德德讓於敬思賢醜爭昭位非忿忿非直直

立於衆思直醜比昭政非閑閑非遠節節政於進思

止醜醜昭靜非窮窮居非意意動於行思靜醜醜昭

潔非爲爲窮非消消潔於行思義醜醜昭因非疾疾

非不貞貞固於事思任醜醜昭明九則九醜自齊齊

則曰知悖則死勇勇知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明堂所

以明道明道惟法法人惟重老重老惟寶嗚呼在昔

文考戰戰惟時祗祗汝其夙夜濟濟無競惟人惟允惟讓不遠羣正不通讓邪汝不時行汝害于士士惟都人孝悌子孫不官則不長官戒有敬官朝道舍賓祭器曰八宅級比新故外內貴賤曰六位大官備武小官成長大匡攝攝外用和大中匡用均勞故禮新小匡用惠施舍靜衆禁請無怨順生分殺不忘不憚俾若九則生欲在國國威敬順維敬敬惟讓讓惟禮辟不及寬有永假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王禁九應昭九行濟九醜尊九德止九過務九勝領九戒固九守順九典九應一不類二不服三不則四務有不功五外有內通六幼不觀國七間不通徑八家不開列九大禁不令路徑九行一仁二行三讓四言五固六始七義八意九勇九醜思勇醜忘思意醜變思治醜亂思固醜轉思信醜奸思讓醜殘思行醜頑思仁醜豐九德一忠二慈三祿四實五民之利六商工受資七祇民之死八無奪農九足民之財九過一視民傲二聽民暴三遠慎而近類四法令亂五仁善是誅六不察而好殺七不念害行八

思前後九偷其身不路而助無九勝一

惡六迎旋便路七明路施舍八幼子移成九迫名書

新九戒一內有柔成二示有危傾三旅有罷實四亂

有立信五教用康經六合詳毀成七邑守維人八饑

有兆積九勞休無期九守一仁守以均二智守以等

三固守以典四信守維假五城溝守立六廩守以名

七戒守以信八競守以備九國守以謀九典一祗道

以明之二稱賢以賞之三典師以教之四四威以勞

之五位長以遵之六羣長以老之七羣醜以移之八

什長以行之九戒卒以將之嗚呼充虛爲害無由不

通無虛不敗

按史記周本紀武王十一年伐紂封商紂子祿父治

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蔡

叔度相祿父治殷按管蔡世家管叔蔡叔度者

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

姬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

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

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

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維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

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

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

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

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

按通鑑前編武王十三年封紂子武庚爲殷侯使管

叔蔡叔霍叔監殷

成王三年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

按書經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鴉鴉按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按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按詩經離風鴉鴉篇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詰

思斯勤斯驚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

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三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按東山篇我徂東山惴惴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蜩蟬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惴惴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燭燭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惴惴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鸛鳴于垤惴惴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惴惴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舍庚于飛燭燭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縵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成王既得鴟鵂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

按破斧篇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

其意

按汲冢周書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股俾監殷臣武王既歸成歲十二月崩鎬建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九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俾康叔守於股俾中旄父守於東周公敬念於後日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

按史記周本紀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公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國於宋按管蔡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

按路史周公使管叔監鄩與蔡基鄩問王室周公蔡蔡而辟管爰代以中旄父管故不嗣

蔡

按通鑑前編成王三年討武庚誅之致辟管叔於商周武王十三年克商有天下封叔度于蔡與管叔同監武庚于殷按蔡叔武王克商在十三年按汲冢周書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王禁九應昭九行濟九醜尊九德止九過務九勝傾九戒固九守順九典九應一不類二不服三不則四務

有不功五外有內通六幼不親國七間不通徑八家

不開列九大禁不令路徑九行一仁二行三讓四言五固六始七義八意九勇九醜思勇醜忘思意醜變思治醜亂思固醜轉思信醜奸思讓醜殘思行醜頑思仁醜豐九德一忠二慈三祿四賞五民之利六商工受資七祇民之死八無奪農九足民之財九過一視民傲二聽民暴三遠慎而近類四法令亂五仁善是誅六不察而好殺七不念害行八思前後九偷其身不路而助無漁九勝一害行八思前後

三同惡潛謀四同好和困五師征惡六迎旋便路七明賂施舍八幼子移成九迪名書新九戒一內有柔成二示有危傾三旅有罷實四亂有立信五敕用康經六合詳毀成七邑守維人八饒有兆積九勞休無期九守一仁守以均二智守以等三固守以典四信守維假五城溝守立六廉守以名七戒守以信八競守以備九國守以謀九典一祗道以明之二稱賢以賞之三典師以教之四四威以勞之五位長以避之六羣長以老之七羣醜以移之八什長以行之九戒卒以將之嗚呼充虛為害無由不通無虛不敗

按史記周本紀武王十一年伐紂封商紂子祿父治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按管蔡世家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八母曰太姬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

少同母兄弟十人雖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一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

按通鑑前編武王十三年封弟叔度於蔡成王三年因蔡叔于郭鄰

按汲冢周書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成歲十二月崩鎬建於岐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九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周公敬念於後日子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

按史記周本紀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公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國於宋按管蔡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

按路史周公使管叔監郭鄰與蔡基郭鄰問王室周公蔡蔡而辟管爰代以中旄父管故不嗣

按通鑑前編成王三年管叔及蔡叔霍叔與武庚叛討武庚誅之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降霍叔於庶人

成王八年命蔡叔度子仲復封之蔡

按書經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雖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許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按史記管蔡世家蔡叔度既遷而先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錕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室舉而東徙秦始得列爲諸侯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

措父立

按路史蔡叔既蔡於郭凌子胡改行帥德周公使爲魯卿魯治乃復之王邦之蔡澤是爲蔡仲

按通鑑前編成王八年命蔡仲復封之蔡

桓王元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宋公陳侯魯人蔡人衛人伐鄭

按春秋隱公四年按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桓王五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子封人立秋八月葬蔡宣公

按春秋隱公八年

按史記管蔡世家宣侯措父三十五年卒子桓侯封人立

桓王七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按春秋隱公十年按左傳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蔡人衛人鄭人不會王命十年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魯在郊宋人衛人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名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桓王十年秋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鄆

按春秋桓公二年按左傳二年秋七月蔡侯鄭伯

會于鄆始懼楚也

桓王十三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按春秋桓公五年 按左傳五年夏王奪鄭伯政鄭

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號公

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

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

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

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卒於王卒可以集事

從之曼伯爲右拒蔡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

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緡葛

命二拒曰旂勳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

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

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

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桓王十四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

按春秋桓公六年 按左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

殺五父而立之見莊二十五年傳鄭子產獻捷於晉晉人

問陳之罪對曰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

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于折

桓王十九年秋九月宋公陳侯魯公子桑蔡大夫盟

于折

按春秋桓公十一年

桓王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

人伐鄭

按春秋桓公十四年 按左傳十二年公欲平宋鄭

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

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牛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

帥師而伐宋戰焉十四年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

之戰也

桓王二十三年夏五月鄭伯突奔蔡

按春秋桓公十五年 按左傳十五年夏厲公出奔

蔡

莊王元年春正月宋公魯侯蔡侯衛侯會于曹夏四

月宋公魯侯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按春秋桓公十六年 按左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

曹謀伐鄭也夏伐鄭

莊王二年夏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弟獻舞立秋八

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蔡已葬蔡桓侯

按春秋桓公十七年 按左傳十七年夏蔡桓侯卒

蔡人名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按史記管蔡世家桓侯二十年卒弟哀侯獻舞立

莊王八年冬魯侯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按春秋莊公五年 按左傳桓公十六年冬十一月

衛惠公奔齊莊公五年冬伐衛納惠公也

莊王十三年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按春秋莊公十年 按左傳蔡侯娶於陳息侯亦

娶焉息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

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

之楚子從之十年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

舞歸

僖王元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按春秋莊公十三年 按左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

公於蒙澤十三年春會於北杏以平宋亂

僖王二年秋七月荆入蔡

按春秋莊公十四年 按左傳蔡侯爲莘故繩息

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人享遂滅息以息嬀歸

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

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

蔡秋七月楚入蔡

惠王二年蔡侯獻舞卒于楚國人立其子盼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管蔡世家哀侯十一年楚文王虜蔡哀侯以

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

盼是爲繆侯

惠王二十一年春正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

按春秋僖公四年 按左傳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

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

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

楚

襄王六年冬蔡侯盼卒子甲午立

按春秋僖公十四年

按史記管蔡世家繆侯二十九年卒子莊侯甲午立

襄王十一年冬魯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按春秋僖公十九年 按左傳十九年陳穆公請修

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

也

襄王十三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十二月魯侯會諸侯盟于薄

釋宋公

按春秋僖公二十一年

襄王十九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二月甲戌魯侯會諸侯盟于宋

按春秋僖公二十七年

按左傳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驪為右

襄王二十年夏五月

齊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會于溫諸侯遂圍許

按春秋僖公二十八年

按左傳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公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衛衛曹衛告絕於是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鄢而舍子玉使鬬駒請戰已已晉師陳於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

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己酉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蔡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靈之俾隊其帥無克祚國及其元孫無有老幼冬會于溫討不服也丁丑諸侯圍許

襄王二十一年夏六月王子虎魯侯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按春秋僖公二十九年

按左傳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襄王二十五年冬楚人侵陳蔡陳蔡成晉人侵蔡楚人救之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冬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

襄王三十一年冬十一月

鄭伯蔡侯朝于晉按春秋不書按左傳晉侯復合諸侯于扈不見鄭伯以爲貳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名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

見及十七年傳

頃王二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按春秋文公十年按左傳十年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

匡王元年夏六月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是年蔡侯甲午卒子申立

按春秋文公十五年

按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十五年夏六月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忘戍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

按史記管蔡世家莊侯三十四年卒子文侯申立

匡王三年夏六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

伯盟于扈

按春秋文公十七年

按左傳十七年夏六月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

定王十五年春正月丁未蔡侯申卒子同立夏葬蔡文公

按春秋宣公十七年

按史記管蔡世家文侯二十年卒子景侯同立

定王十八年冬十一月魯侯蔡侯許男楚公子嬰齊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齊人曹人邾人郕人鄆人盟于鄆

按春秋成公二年蔡許不書

按左傳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楚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其用之乃